

黄春明 儿子的大玩偶

绘图 / 杨翠玉
改编 / 郝广才



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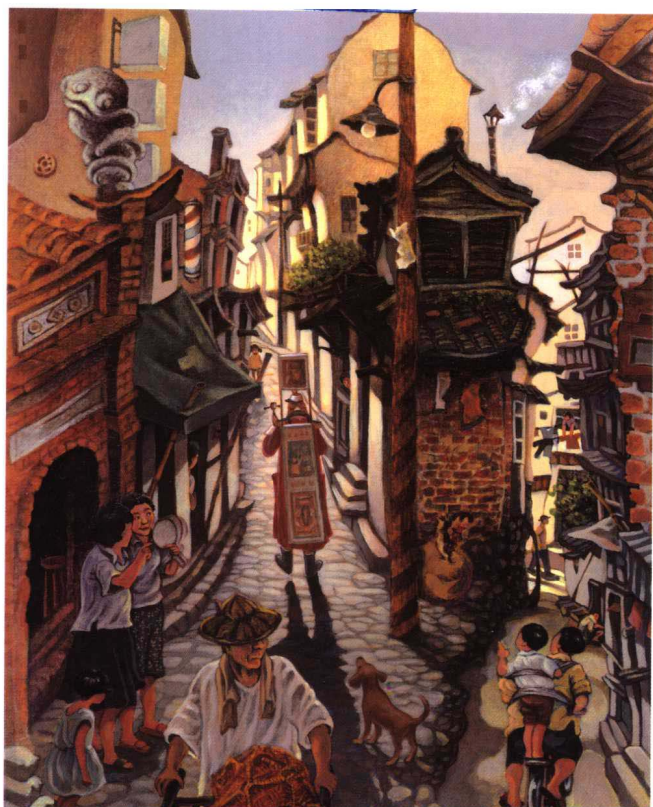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师名作绘本
河北教育出版社

黄春明

儿子的大玩偶

绘图 / 杨翠玉 改编 / 郝广才



大师名作绘本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儿子的大玩偶 / (中国) 黄春明著; 郝广才改编; (中国) 杨翠玉绘.

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2.12

(大师名作绘本. 第1辑)

ISBN 7-5434-4966-8

I. 儿… II. ①黄… ②郝… ③杨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3355 号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文化事业部授权,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、转载。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1995 by Cuiyu Yang



大师名作绘本 10

儿子的大玩偶

原著 / 黄春明

绘图 / 杨翠玉 改编 / 郝广才

策划 / 王亚民 颜 达

责任编辑 / 杨 才 王冷阳 袁淑萍

译校 / 柳刚永

美术编辑 / 邓 馨 刘 昕 贾 鑫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

地址 /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编: 050061

制作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印刷 / 深圳(宝安)新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/ 889 × 1194mm 1/16 印张 / 2 印张

版次 /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/ 1~10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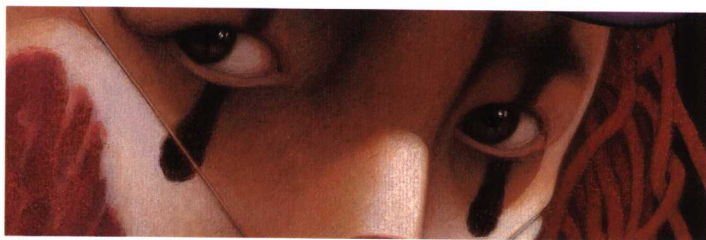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/ 每辑 128.00 元 (共 10 册, 每册 12.80 元)

冀图登字: 03-2002-019 号

书号 / ISBN 7-5434-4966-8/I·818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儿子的大玩偶



《儿子的大玩偶》的作者黄春明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，也是当代重要的小说家。

故事主角为了生计，打扮成小丑模样，穿梭在大街小巷。他内心的情感交战，以及他和妻子、小孩间微妙的情感，深深扣住了读者的心弦。

绘者杨翠玉以戏剧化的手法，多镜头的变位，使故事情节栩栩如生。人物的配置和动作，流露出缜密的韵律，通过明晰的轮廓、动人的色彩和机敏的质地，不仅传达主角内心情感的流动，也能触动意味深长的联想。

- ★加泰隆尼亚国际插画双年展入选
- ★台湾新闻局第一届“小太阳”奖
- ★布拉迪斯国际插画双年展入选
- ★台湾《联合报》读书人最佳童书

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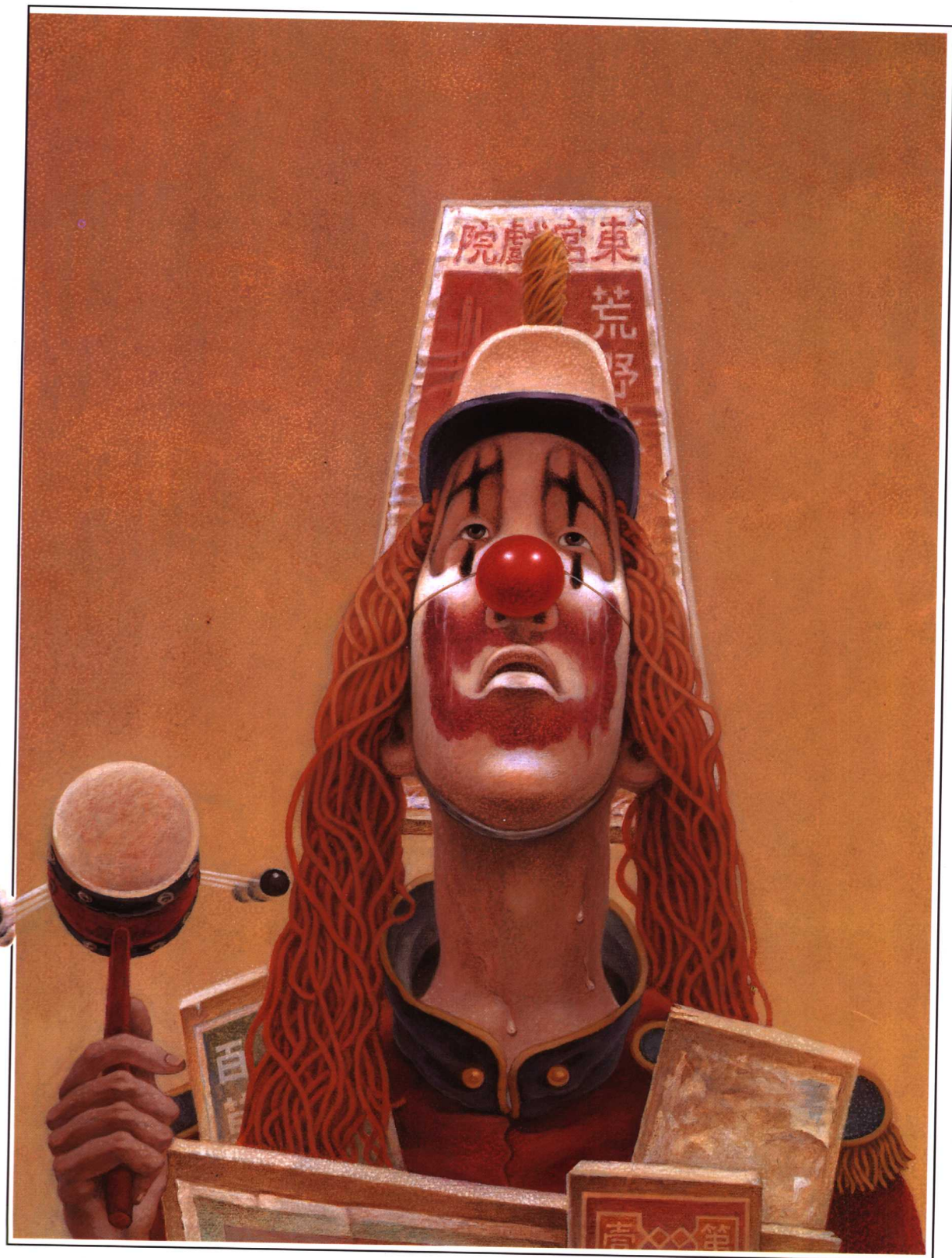
外国有一种活儿，人们把它叫做“Sandwich-man”。小镇上，有一天突然也出现了这种活儿，但是在此地却找不到一个专有的名词，也没有人知道应该叫什么。过了一段时日，不知道哪一个人先叫起来的，叫这活儿做“广告的”。等到有人发觉这活儿已经有了名字的时候，小镇里的老老少少都管它叫“广告的”了。甚至于连被抱着的小孩，一听到母亲的哄骗说：

“看哪，广告的来了！”

也会马上停止吵闹，而举头东张西望。

一团火球在头顶上滚动着紧随每一个人，叫人不住地淌汗。一身从头到脚都很怪异的、仿十九世纪欧洲军官模样打扮的坤树，实在难熬这种热天。除了他的打扮令人注意之外，在这种大热天里，那样厚厚的穿着也是特别引人的；反正这活儿就是要吸引人注意。





从干这活儿开始的那一天，他就后悔，急着想另找一样活儿干。对这种活儿他越想越觉得可笑，如果别人不笑话他，他自己也要笑的；他妈的！这简直就不是人干的。但这该怪谁？

“老板，你的电影院是新开的，不妨试试看，试一个月如果没有效果，不用给钱算了。”

（与其说我的话打动了他，倒不如说是我那副可怜相令人同情吧。）

“你总算找到工作了。”

（他妈的，阿珠还为这活儿喜极而泣呢。）

“阿珠，小孩子不要打掉了。”

（为这事情哭泣倒是很应该的。阿珠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吧。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软弱地嚎啕大哭起来。我知道她太高兴了。）

想到这里，坤树禁不住也掉下泪来。一方面他没有多余的手擦拭，一方面他这样想：管他妈的蛋！谁知道我是流汗还是流泪。经这么一想，泪似乎受到怂恿，而不断地滚出来。在这大热天底下，他的脸肌还可以感到两行热热的泪水簌簌地滑落。不去抑制泪水涌出的感受，竟然是这般痛快，他还是头一次发觉的啊。

这也许是坤树惟一能打发时间的办法，不然，从天亮到夜晚，小镇里所有的大街小巷，都得走上几十趟，每天同样地绕圈子，如此捱时间，真是漫长得怕人。寂寞与孤独自然而然地叫他去做脑子里的活动。



他想他身体里面一定一滴水都没有了，从来就没有这么渴过。育英国校旁的那条花街，妓女们穿着睡衣，有的拖着木板鞋围着零食摊吃零食，有的坐在门口施粉，有的茫然地倚在门边，也有的埋首在连环图画里面，看那样子倒是很逍遥。

“呀！广告的来了！”围在零食摊里面的一个妓女叫了出来。其余的人纷纷转过脸来，看着坤树头顶上的那一块广告牌子。

他机械地走近零食摊。

“喂！今天演什么啊？”他机械地走过去。

“你发了什么神经病，这个人向来都不讲话的。”“他是不是哑巴？”妓女们谈着。

“谁知道他？”“也没看他笑过，那副脸永远都是那么死死的。”

他离开她们没有几步，她们的话，他都听在心里。

“喂，广告的，来呀！我等你。”有一个妓女的吆喝向他追过来，在笑声中有人说：

“如果他真的来了，不把你吓死才怪。”

他走远了，在巷尾，他笑了。

要的，要是我有了钱我一定要。我要找刚才倚在门旁发呆的那一个。

走过这条花街，倒一时令他忘了许多劳累。



看看人家的钟，也快三点十五分了。他得赶到火车站和那一班从北来的旅客打个照面；这是和老板事先订的约，例如在工厂下班，中学放学等等都得去和人潮打个照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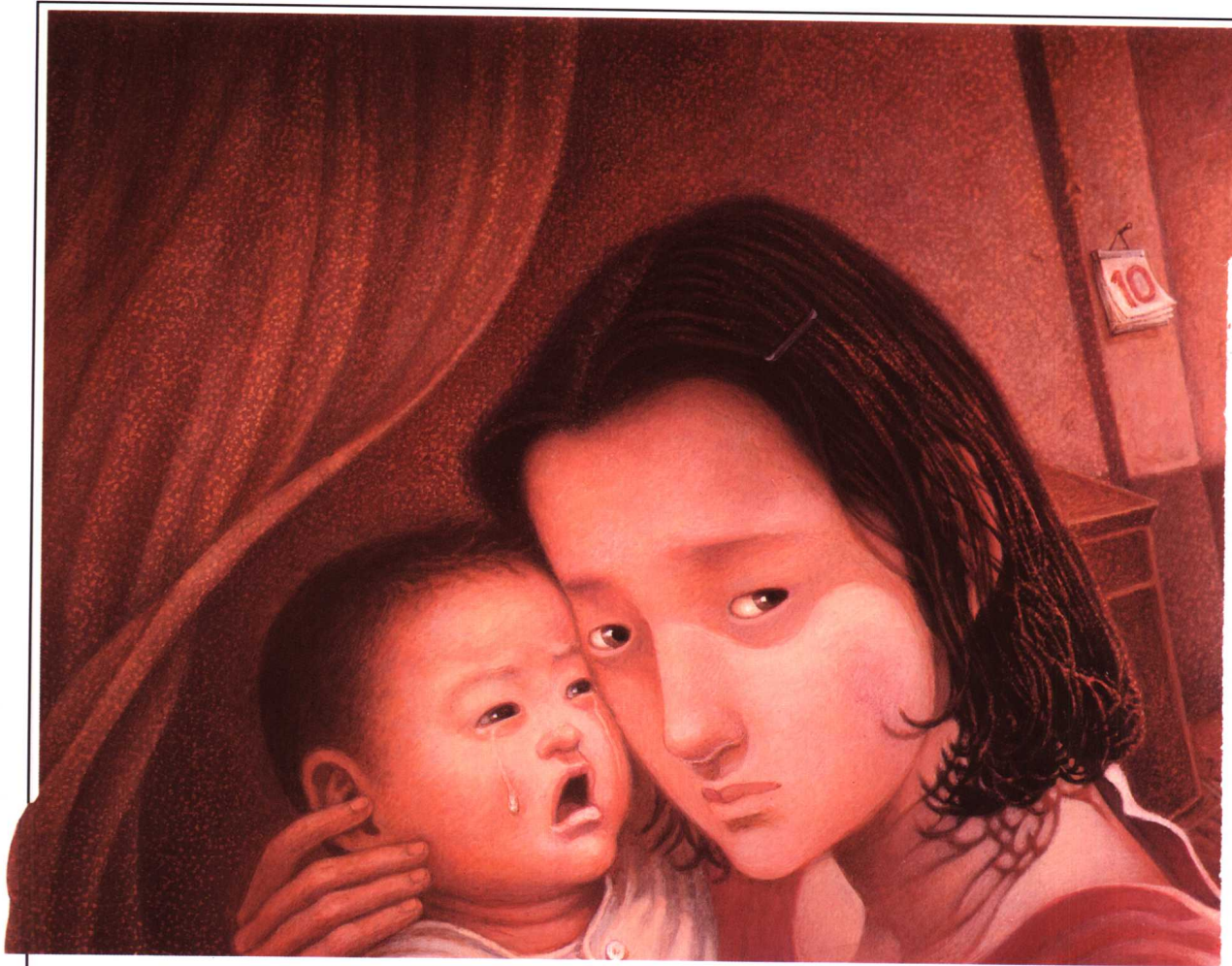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也控制得很好，不必放快脚步，也不必故意绕近；阳光仍然热得可以烤蕃薯，下车的旅客匆忙地穿过空地。除了少数几个外来的旅客，再也没有人对他感兴趣。要不是那几张生疏而好奇的面孔对他有所鼓励的话，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


无论如何，单靠几张生疏的面孔，这个饭碗是保不住的。
(我还是另做打算吧。)

他在车站打了一回转，口渴得喉咙就像要裂开。这时候，家，强有力地吸引着他回去。(不会为昨晚的事情，今天就不为我泡茶吧？唉！中午没回去吃饭就太不应该了，上午也应该回去喝茶。阿珠一定更深一层地误会了。)

“你到底生什么气，生到我身上来了？小声一点儿怎么样，阿龙在睡觉呢。”



(我不应该迁怒于她。都是那吝啬鬼不好，建议他给我换一套服装他不干，这件已经引不起别人的兴趣了，同时也不是这种大热天能穿的啊!)

“我就这么大声!”

(啧!太过分了。但是一肚子气怎么办?)

“你真的要这样逼人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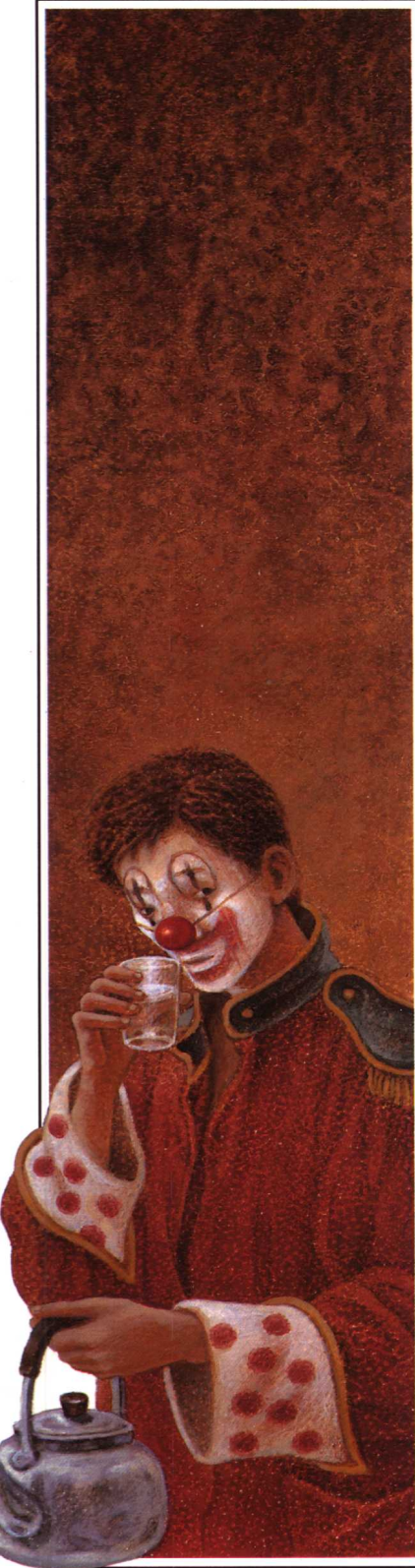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要说了!”我撕着喉咙叫道，“住嘴!”

当时把拳头握得很紧，然后猛力地在桌子上捶击。



（总算生效了，她住嘴了，我真怕她逞强。把阿龙吓醒过来真不应该。阿珠那样紧紧地抱着阿龙哭的样子，真叫人可怜。我的喉咙受不了了，我看今天喝不到茶了吧？）

坤树一路想着昨晚的事，不觉中已经到了家门口。门是掩着的，他先用脚去碰它，门板轻轻地开了。他放下广告牌子，把帽子抱在一边走了进去。饭桌上罩着竹筐，大茶壶搁在旁边，嘴上还套着那个绿色的大塑胶杯子。



她泡了！一阵温暖流过坤树的心头，他的感觉顿时宽舒了起来。他倒满一大杯茶，往喉咙里灌。这是阿珠从今年夏天开始，每天为他准备的姜母茶，里头还放了红糖，专等坤树每次路过家门进来喝的。阿珠曾听别人说，姜母茶对劳累的人很有裨益。他渴得倒满了第二杯，同时心里的惊疑也多了起来。平时回来喝茶不见阿珠倒不觉着怎么样，但昨晚无理地发了一阵子牛脾气，使他有些焦灼不安。

他放下茶，打开桌罩和锅盖，发觉菜饭都没动，床上不见阿龙睡觉，阿珠替人洗的衣服叠得好好的。哪里去了？

阿珠从坤树不吃早饭就出门后，心也跟着悬得高高的放不下来，本来想叫他吃饭的，但是她犹豫了一下，坤树已经过了马路了。他们一句话都没说。阿珠背着阿龙像平时一样地去替人家洗衣服。

当她替人洗完衣服回到家里，马上去打开壶盖。

茶还是整壶满满的，稀饭也没动，这证明坤树还是没回来过，他一定有什么事。她想。本来想把睡着了的阿龙放下来，现在想想，她不能。她匆忙地把门一掩，又跑到外头去了。

头顶上的火球正猛烈地烧着，路上的大部分行人，都已纷纷地躲进走廊，所以阿珠要找坤树容易得多了。她站在路上，往两端看看，很快就可以知道他不在这一条路上。这次阿珠在中正北路的锯木厂附近看到他了，他正向妈祖庙那边走去。

她跑离坤树有七八个房子那么远，偷偷地跟在后头，还小心地提防他可能回过头来。她跟到十字路口的地方，看坤树并没有拐弯而是直走。于是她半跑着穿过几段路，就躲在妈祖庙附近的摊位背后，等坤树从前面走过来。她急促忐忑的心，随着坤树的逼近而逐渐地高亢起来。她竟不顾旁人惊奇的眼神，很快地蹲到摊位底下，紧接着侧过头，看从她旁边闪过的坤树。在这刹那间，她看到不堪熬热的坤树，那汗水的流迹，使她也意识到自己的额头也不断地淌汗。阿龙也流了一身汗。

最后看到坤树转向往家里走的路，她高兴得有点儿紧张。她从另一条路先赶回到家门口的另一条巷口的地方，在那里看到坤树走了过来，终于在门口停下来了。

坤树在屋里的一举一动，她都看在眼里。她也猜测到坤树的心里，正焦急地找她，这种想法，使她觉得多少还是幸福的。

当坤树在屋里纳闷而急不可耐地想走到外面时，阿珠背着阿龙低着头闪了进来。这边看到妻子回来了，另一边看到丈夫喝了茶，两个人的心头像同时一下子放了重担。阿珠还是低着头，忙着把桌罩掀掉，接着替坤树添饭。坤树把前后的广告牌子卸下来放在一边，将胸口的扣子解开，坐下来拿起碗筷默默地吃着。

坤树终于耐不住这种沉默了：“阿龙睡了？”

“睡了。”她还是低着头。又是一阵沉默。

坤树把胸扣扣好，打点了一下道具，不甘沉默地又说：“阿龙睡了？”

（废话，刚才不是说了！）

“睡着了。”她说。

但是，坤树为了前句话，窘得没听到阿珠的回答。他有点匆忙地走出门外，连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时阿珠站在门口，一边摇晃着背后的阿龙，一边轻拍小孩的屁股目送着丈夫消失。这一段和解的时间约有半个小时的光景，然而他们之间的目光却没有真正地接触过。

一群在路旁玩土的小孩，放弃了他们的游戏，嘻嘻哈哈地向他这边跑来，他们和他保持警戒的距离跟着他走，有的在他的前面，面向着他倒退着走。